

李唐爲蕃姓考

唐白氏蕃姓考



息縣劉盼遂

女師大

學術季刊

第一卷單行本

SKBC  
MG  
K820.9  
9/12



M6  
1820.9  
7  
12

## 李唐爲蕃姓考

劉昉 遂

李唐一朝，系出拓跋，而用夏變夷，自託漢族。封演見聞記云：“國朝以李氏出自老君，故崇道教”。而唐太宗詰難法琳亦謂李伯陽爲朕之遠祖。新唐書宗室世系表則云，李氏出自瀛姓，帝顓頊高陽氏生大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皋陶，爲堯大理，以官命族爲理氏。累傳至利貞，以食木子得全，遂改理爲李氏。累傳至唐太祖。然新舊唐書高祖紀皆止云，隴西成紀人，七世祖涼武昭王李暠，而不復上溯廷堅，柱史。是唐氏之遙遙華胄，實出假冒。猶匈奴之盜族于夏后，拓跋之寄根于軒轅。劉歐二氏蓋已知之矣。昉遂比年讀史，恒留心于此類史料，歲月淫滯，凡得証無慮六七事。皆可以證明吾說，而了辨此問題者。雖仍未龍蹄踏滿志，秦刀瑣然。然其資料則固極堅實而可珍者，茲件繫之如次，以備研披種姓學者之甄采焉。

- 一 隋末單雄信之言可爲唐室胡貌之證
- 二 滕嗣王涉之事亦爲唐室胡貌之證
- 三 貞觀時沙門法琳之言可爲唐帝胡種之證
- 四 唐初選舉有國語之科可爲唐室胡語之證
- 五 廢太子承乾事可爲唐室胡人根性之證
- 六 唐太宗吮高祖之乳可爲唐帝胡俗之證
- 七 唐肅宗捧上皇之足可爲唐帝胡俗之證

證之一

劉陳隋唐嘉話卷一云：英公（李勣）始與單雄信俱臣李密，結爲兄弟。密既亡，雄信降王世充，勣來歸國。雄信壯勇過人，勣後與海陵王元吉圍洛陽，元吉恃其臂力，每親行圍，王世充召雄信告

之，酌以金碗，雄信盡飲，馳馬而出，槍不及海陵者尺。勣惶遽連呼曰：「阿兄！阿兄！勣在！」雄信攬轡而止，顧笑曰：「胡兒，不殺你，且竟了！」充既平，雄信將就戮，英公請之不得，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了此。」勣曰：「平生誓共爲灰土，豈敢念生，但以身已許國，義不爾遂，雖死之，願兄妻子何如。」因以刀割其股，以肉啖雄信，雄信曰：「示無忘前誓。」雄信食之不疑。

盼遂按嘉話所記，絕不見於他書，而雄信呼元吉爲胡兒，尤爲罕見，此殆武德貞觀間人親見親聞者所筆記，而餽轉錄之，故樵樸不飾，獨得其真。於此，知大唐李氏初起義時，人爭以胡狄視之。雄信此言，非嗤其種姓，實以其面貌有異華夏，可知。傳世帝王像，唐太宗獨深目高鼻，亦胡貌之徵也。

### 證之二

劉昫舊唐書高祖諸子滕王元嬰傳：神龍初，以循瑋元嬰長子也，弟循瑋子涉嗣滕王，狀貌類胡而豐頤。

盼遂按據唐太宗元吉承乾諸人胡貌之事，則唐初諸王，殆皆相同。滕王涉特其尤異者，故史錄之爾。

### 證之三

唐釋彦璋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卷下云：貞觀十一年春，帝親降問法師曰：「朕本系老聃，東周隱德。末葉承嗣，起自隴西。何爲詭刺師資，妄陳先後。無言即死，有說即生。」法師對曰：「琳聞拓跋遼闕，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下隴西之流也。謹案老聃之李，收母所生。若據隴西，乃皆僞裔。何者，敦煌實錄云：桓王三十九年，幸闕預廷，與羣臣經夜論古今。王曰：老聃父爲何如人也。天水太守靈綏對曰：老聃父姓韓名慶，字元卑，襁跛下踐，胎即無耳，一目不明，孤單乞食。年七十二無妻，遂與隣人蓋善氏宅

上老婢字曰精敏，野合，猿胎而生老子。又王儉百家譜云，李姓者始祖皋繇之後，爲舜理官。因遂氏焉。因稱姓李，李氏之興起于賸也。以李樹下生，乃稱李姓。至漢成帝時有李隱抗烈毀上，被誅。徙其族于張掖。在路暴死。其奴隸等將其印綬，冒涼得仕。所謂隴西之李，自此興焉。又老子云，吾不敢爲天下先，故述五千之文。又言不與物競，處衆人之所惡。既處物不競，又不爲先。恕己推人，守雌保弱。老子西昇經又云：乾竺有古皇先生者，是吾師也。綿綿常存，吾今逝矣。又苻子云：老氏之師號釋迦文尹喜，內傳曰：老子曰：吾欲出家，吾師好佞，覺一切人也。竊以拓跋元魏，北代神君，遼闊遼系，陰山貴種。經云：以金易鎗石，以絹易縷，如捨寶女與婢交通。陛下即其人也。乘北代而認隴西，陛下即其事也。帝時大怒，歷目問法師曰：「朕聞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尊祖重親，實由先古。何爲追逐其短，禽鼠兩端。廣引形似之言，備陳不遜之驗。爬毀朕之祖禰，謗躡朕之先人。」法師對曰：「琳聞文王大賢，追遠慎終，昊天靡答。孝弟之性，通于神明。雖有宗周，義不爭長。何者，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古人黨理而不黨親，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中略）時憲司執奏曰：「法不可廢，國有常刑。諸指斥乘輿者，罪當大辟。」帝曰：「法琳躡毀朕祖宗，非無真據。特可赦其極犯，徙在益部爲僧。」夏六月，法師行至百牢關菩提寺，因若病疾而卒。

盼遂按此事實足唐爲氏蕃姓之鐵証。賴存于釋氏書中，得未遭摧燒耳。陳師寅格所云。

#### 證之四

唐書選舉志：「學生學書日紙一幅，問習時務策，讀國語說文字林三卷，爾雅。凡書學：石經三體限三歲，說文二歲，字林一歲。

盼遂按太學中習學國語，與時務策說文字林並列。此實爲

唐出蕃族之確證。國語者，拓跋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本蕃語。後染華俗，轉不能通，故錄其本言，傳相教習，謂之國語。隋書經籍志所載之國語物名、國語真歌、國語孝經、國語號令等是也。爲初課士有國語者，蓋一承其僻卑陰山之素習，而不自覺者。及入朝既久，則君子安雅，力諱舊俗，若後魏孝文帝之所爲矣。故柱佑通典即不載書學國語之科，獨歐書有之，殆所據獨爲罕見之老檔歟。（隋志國語列小學門中，故唐令與說文字林並習，若國語國策之國語，則隋唐志皆稱爲春秋外傳國語，故決此國語爲僻卑語也）。

#### 證之五

唐書太宗諸子常堅山王承乾傳：承乾傲不悛，使戶奴數十百人，習音聲，學胡人椎髻，剪采爲舞衣，尋檀跳劍，鼓鞀聲通晝夜不絕。造大銅爐六熟鼎，招亡命，盜取人牛馬，親視烹燂，召所幸所養共食之。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選貌類胡者，被以羊裘，搯髮，五人，建一落眼氍毹，舍五狼頭羆，牙戟爲陣，繫幡旗設窮廬自居。使諸部獻羊以烹，捕佩刀割肉相噉，乾承身作可汗死，使衆號哭，斃面，奔馬環臨之。忽復起曰：「使我有天下，將數萬騎，到金城，然後解髮，委身思康，當一設，願不快耶？」左右私相語以爲妖。

昉遂按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齊紀：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魏太子恂不好學，體素肥大，苦河雨熱，常思北歸。魏主賜之衣冠，恂常私着胡服。中庶子遼東高道悅數切諫，恂惡之。八月戊戌，魏主如嵩高，恂與左右密謀，召牧馬輕騎奔平城，手刃道悅於禁中。領軍元儉勒門防遏，入夜乃定。詰旦，尙書陸瑒馳啟魏主，魏主大駭，甲寅，入宮，引見恂，數其罪，親與威陽王更代杖之，百餘。不扶曳，由外囚於城西。月餘乃能起。閏月丙寅，廢恂爲庶人。今取拓跋

恂之事以例乾承之學胡人椎髻，口突厥語，設畫北奔金城，則乾承與恂前後若出一轍。恂東胡人而存胡馬北風之思，固亦其所，乃乾承非胡人，云何不樂爲天漢之儲貳，而甘心於代北之可汗，則其故出蕃種，死首邱，又何疑焉。

#### 證之六

資治通鑑唐紀：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秦王世民既殺太子與元吉，上乃召世民撫之曰，近日以來，幾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之乳，號慟久之。

盼遂按哀痛之際，跪而吮乳，鮮卑突厥傳中，皆不見有此類記述，然漢族亦從無此俗，蓋實本蕃禮也。

#### 證之七

劉昫舊唐書肅宗本紀「至德二載，上皇至自蜀，上下馬趨進樓前，再拜舞蹈稱慶，既上皇下樓，上匍匐捧上皇足，涕泗嗚咽，不能自勝。

盼遂按唐釋道宣續高僧傳卷四玄奘傳，「至高昌境，高昌王麴文泰延留下坐，王命爲弟，母命爲子，與奘手傳香信，誓爲母子，麴氏流淚執足而別，夫執足涕泣，中土前載所未之見，則肅宗與麴母之事，蓋蕃俗矣。



## 唐代白氏爲蕃姓之史料二事

一

劉 盼 遂

一事 唐以前白姓本作帛入唐乃改爲白

自日本學者昌言白居易爲蕃族中國學者繼之遂定白之受姓原于龜茲之白山近日天津大公報載有登明君論龜茲白姓一文云「六朝時龜茲白姓多書作帛作帛者乃載筆之誤」。今按非也。龜茲白姓原止作帛。晉葛洪抱朴子遐覽祛惑二篇均有帛仲理而後人改祛惑篇之帛作白。顧有前篇證之爾。遐覽篇有帛子變化經。(據原注本作帛)；後人以少見亦改爲白。梁慧皎高僧傳云，帛戶梨密。世說新語言賦篇注所引高逸沙門傳曰「法師名戶梨密」。則其爲姓帛可知。又高僧傳竺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是隋以前書，記西域姓多作帛，不作白。至唐乃多見白氏。又六朝中土皈依佛法者，多改姓帛。見于高僧傳者甚多。此如關道林取月支爲姓而姓支；王道潛取天竺爲姓而姓竺。支與月支同字，竺與天竺一文則帛之同體於龜茲帛山，應無異致。憶必定爲筆誤，烏得千篇一律，如是之整齊耶。龜茲之白山在六朝爲帛帛之帛，抑爲白黑之白，縱難即定。然六朝之姓帛者不作白黑之白。則固一確然史實也。六朝人作帛，入唐以後始改帛爲白。又一確然史實也。如是則白爲誤字之說，可不攻而自破矣。

二事 白敏中與盧發對答詩自稱胡姓

唐封演見聞記與王定保摭言皆有白敏中自稱胡姓之詩。此白出蕃族之最上史料。而歷來學者，惟知引五代時孫光憲北夢瑣言五中賁叢人事一條。(記崔慎猷詆白敏中爲蕃人)以爲白出蕃族之證。而于封王二書從無引據之者。今遂錄於次，以供同好



者之參證云爾：

王定保 摭言云，中書令白敏中鎮荊南，杜蕢歷問長沙，請從事盧發致聘焉。發酒酣傲睨，公少不覺。因改著詞令曰：「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闕掌洪爐。少年從事誇門第，莫向尊前氣色粗。」發答曰：「十姓胡中第六胡，文章官樣勝崔盧。暫來關外分憂寄，不稱賓筵語氣粗。」公極歎而罷。此事又見封氏聞見記

